

## 青未了·城市部落

城市部落  
chengshibuluo小浮生  
安宁专栏

安宁,生于泰山脚下,80后作家,出版长篇小说与作品集18部,代表作《蓝颜,红颜》、《聊斋五十狐》、《见喜》等。现为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影视戏剧系副教授。

## 饭馆秀

和一拨半生不熟的文人们在饭馆吃饭。刚刚落座,邻桌便哗啦一下子拥过来一群人,一个一个跟饿虎扑食般,坐下便嚷嚷着服务生快快拿菜单来。猜不出谁请客,但看每个中年男女的脸,都主人般豪放生猛,大有一种将饭馆当成自家客厅尽情吃喝的架势。

相比起来,我们这一桌,则内敛文雅得多,酒倒入杯里,菜端上饭桌,大家彼此对视一眼,安静不语,皆是那请客的人举杯先发表祝酒词,才动筷夹菜。主人心事重重的样子,说话慢而谨慎,好像他引领我们要去的,是一个陷阱,或者一片沼泽,而不似隔壁饭桌上粗俗豪放之欢乐谷。

还未听完主人一本正经的祝酒词,旁边桌上的男男女女们便已经进入了喝酒高潮,开始像乡下巷子口的聚会,彼此打情骂俏、吆五喝六起来。尤其是一南一北坐着的男女,一脸红通通的,嗷嗷叫着要对歌助兴。我坐在角落里,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完全没有听清旁边主人在说些什么。不过我猜测其他人也没有听清,因为那帮邻客们的叫好声已经霸道地将主人仅存的微弱气势给压了下去。几乎所有的人都将视线投向即将有好戏上演的邻客们。而他

们自己,也跃跃欲试,似乎,此刻整个饭馆的人,都成了他们的观众,不管那视线是对他们的鄙夷还是好奇。

喝完主人所敬的第一杯酒,打着哈哈坐下心不在焉吃菜的时候,邻客们的第一嗓子便吼了出来。是山西地方小曲二人台,大红大绿的色彩般,喜庆又世俗,跟我们这些文人们欣赏的话剧昆曲歌剧比起来,算是下里巴人型的。不过他们才不关心我们喜好什么,一男扮演大公鸡,一女扮演小母鸡,边在座位上手舞足蹈,边将那带着点情色意味的歌唱得越发嘹亮高亢起来。

这歌声将邻客们的饭菜烘托得云蒸霞蔚、热气腾腾。倒是我们这边一盘盘新上的菜,因为气氛的阴冷,让那热气还未入口,便迅速地消失掉了。我们只能用一次次的举杯来掩饰彼此无话可说的尴尬和随时会到来的冷场。主人几次欲言又止,似乎有什么话想说。大家并不相熟,也不会掏心掏肺地彼此倾诉,所以便说一些可有可无的废话,小范围内交头接耳表示下关系亲密,再或,像我一样,看邻客的表演看到忍俊不禁,好似成了他们热烈黏稠的成员之一。

邻桌那对开心果般给大家逗乐

我们这群文明人,也刚刚在角落里悄无声息地上演了一场攻心秀。

的男女,已经完全亢奋起来,干脆起身,将饭馆当成了刘老根大舞台,杂耍歌唱起来。同桌的人也跟着肆无忌惮地大笑、鼓掌、欢呼、起哄,不大的饭馆里,其他人几乎被他们的唱歌声给淹没掉了。而我们这桌心不在焉又别有用心的人,更是被映衬得寂寞和孤独。

饭馆老板和服务生们,不知是不好意思打扰他们带着点醉意的翩翩起舞,还是也被吸引了去,全站在旁边,笑着看他们,竟连招呼新来的客人都给忘记了。这样的出神,更是鼓励了邻客们的表演,一个一个,都豪爽地多饮几杯,毫不在意微醺中男人鼓起的肚腩、女人发福的水桶腰,或者晃动的身体里那些难看的赘肉。

这样永远不会停止似的世俗表演,并未吸引我们这桌人静心欣赏下去,相反,越发地让我们坐立不安,无法忍耐席间的貌合神离。最终,在主人举杯说出此番饭局的目的乃是希望我们在座的文人们能帮他的单位某个项目在媒体上吹嘘一下的时候,我们这才长舒了一口气,想,文明人的饭局,总算是结束了。

临走的时候,服务生微笑着向我们这群文明客行注目礼,欢迎下



次光临。我好奇,问那群还在欢歌起舞的邻客究竟是什么单位的,怎么就个个生得如此喜气洋洋?年轻服务员不屑一顾道:单位?他们要有单位就不会这样放肆了,他们是附近工地上干活的工人,今天不知是不是包工头发慈悲,给他们发了奖金,跑饭馆里秀自己的好日子来了。

我本想告诉服务员,我们这群文明人,也刚刚在角落里悄无声息地上演了一场攻心秀。但看看前面点头哈腰送行的主人,还是收敛住了这一点刻薄相。

千年房事  
李开周专栏

李开周,职业撰稿人,编剧,专栏作家,著有《千年楼市》、《食在宋朝》、《祖宗的生活》。

## 马桶称王的岁月

搁现在,男人闯进女厕所,若非高度近视,就是变态无疑,倘被大伙瞧见,必定人人喊打。但是在民国某个时期,男人进女厕是常有的事。不信您翻翻1931年6月5日的《越华报》、1931年6月8日的《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6月12日的《中央日报》,就知道我没有乱盖。

为什么民国男人常进女厕呢?集体变态?NO!集体近视?NO!误闻而已。您知道,民国中叶以前,我们引以为豪的任何一个朝代,城市里的公共厕所都是男厕所,没有一座是让女生用的,以至于到了上世纪30年代各大城市建起女厕所之后,爱犯经验主义错误的男人们还一如既往地见厕就进,于是就闹出很多尴尬来。

女生没有厕所,那她们用什么解决问题呢?用马桶。这马桶不是抽水马桶,是木质的或者铅皮的粪桶,讲究的粪桶上面还有盖儿,不讲究的连盖儿都没有。旧式民居里也没

有专门存放马桶的私密空间,小姐们只能把马桶放在自己闺房里。像《红楼梦》里薛宝钗的蘅芜苑、林黛玉的潇湘馆,听起来非常雅致,实际上卧房一角都矗立着一两只臭烘烘的玩意儿。小姐们脾胃弱,怕熏了消化系统,所以要让丫鬟点上一炷香,再挂上一道布帘子。岂但小姐,连丫鬟和老妈子都是用马桶解决问题,因为大户人家规矩多,厕所只供男人用,女人用厕所所有伤风化。不信您去大观园逛逛,住那么多人,只在东北角盖了一小间厕所,刘姥姥、香菱和已经雌化的贾宝玉决不会去厕所,他们在园子里玩累了,懒得回房间找马桶,就在假山洞里或者花树丛中大小便,完了让下人们集中打扫。包括民国前期的某些女子大学,在宿舍楼里都是找不到厕所的,女生们的“厕所”就是藏在床底下的那只桶,以至于某些烧包且有钱的女生需要带老妈子陪读,这老妈子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帮小姐倒马桶。

像北京那样堵的城市,在副驾驶位上搁一马桶,绝对有备无患。

那位问了,既然外面没有女厕所,马桶又只能在家用,出了家门可怎么办?好办,把马桶带上。像上世纪30年代著名女影星陈燕燕,汽车上必带的东西就两样,一是扑粉盒,二就是马桶。陈燕燕老师的做法其实也可以被咱们效仿——像北京那样堵的城市,在副驾驶位上搁一马桶,绝对有备无患。

女生用马桶,男士用厕所,用具虽然不同,最终流向却完全一致:水厕在民国不常见,所以当时城市居民的粪尿一般不是冲进下水道,而是需要由专人搜集并带走。

个中流程是这样的:一、城里人把大小便排进旱厕或者便桶;二、清洁工把旱厕和便桶里的东西收集起来,装桶或者装车运走,倒进城郊的化粪池;三、粪商定期来收购化粪池里的肥料,运往农村论斤销售;四、农民用这些肥料种植粮食和蔬菜,最后再把粮食和蔬菜卖给城里人……总之这是一种美妙的生态循

环,绝对的变废为宝,化腐朽为神奇。

在民国前期,农村经济还没有完全崩溃,农民愿意出钱购买绿肥,所以市民们不但不用花钱清理大小便,还能得到一点儿好处。譬如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广州,公共照明费用其实也是来自公厕出售肥料的收入。可是农村经济破产之后就不一样了,粪便卖不掉,化粪池里有如山积,市政部门开始向大伙收“粪捐”,一个厕所一年要交15块大洋,一只马桶一年要交3块大洋。某些小气的市民为了节省开支,对前来收费的工作人员撒谎,说自家没有厕所,并且瞒报马桶数量,甚至把自家马桶里的东西偷偷倒进邻居家的马桶,于是邻里之间频频闹起矛盾。

这还算好的,还有那爱省事儿的市民,早起推开窗户,很麻利地一倒……您能想象得到,那时城市的晨练者最好都打着伞跑步,这样可以避免撞彩。

以文为戈  
刘武专栏

刘武,导演兼制片人,曾任大学讲师、新闻记者,出版过《醉里看乾坤》、《生命的几分之几消耗在路上》等专著,参与编导100集大型纪录片《睦邻》、45集纪录片《兄弟》。

## 爱情糗事

看九把刀的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我的感觉倒像在看“糗事百科”。

“糗事”也能成百科,而且人气还挺旺,这其实迎合了不少人的心灵:喜欢看别人出糗,也可以晒晒自己的糗事。而这些糗事中,很多便是类似柯景腾的那种“爱情糗事”。

比如有个拆星星的糗事,说的是某男上学时收到某女生的礼物:一盒子纸折的星星。几年后,这男生成立家业,某天心血来潮,拆开那些星星,恍然发现折纸的背后都是那女生的字迹,内容自然是某男云云。这男生当即追悔莫及,无以言状,又没法再找到那女生告知真相,只好在“糗事百科”上记上一笔。

过了不久,有人读过这段糗事后,也想起上学时有女生送过星星,就翻箱倒柜寻了出来,花了大半天时间一一拆开看过,居然一字全无,心情抑郁不已,也忍不住上“糗事百科”爆料,说自己怎么就没有别人那

种艳福。

接着,又有一个人也把以前女生送的星星找了出来,一一检视,也是一句话都没有。失落之余,他还忍不住打电话给以前送他星星的女生,问她怎么不在星星里写点什么。没想到,那女生回了一句,把他呛得够呛。那女生说的是:“你糗百看多了吧!”

有个人说:“我是送过星星的,也收到过星星。所以我知道为了那一颗颗星星,当事人付出了多少心血。走在路上叠,坐在公交车上叠,晚上不睡觉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叠,最后一步是要用手指硬摁出五个角来,所以到最后,手指摁得完全麻木,失去知觉。可是,心里是快乐的。”

这个人大概也看了不少拆星星的糗事,他便深有感触地说:“你有多爱一个人,不是看你肯为她花多少钱,而是看你肯为她花多少时间与精力。为了给初恋365颗星星,我足足叠了十多天。现在,我可以给老

婆买几千块的衣服,可我知道自己再也不会用十多天的时间给某人准备一份礼物。初恋给我的星星我依旧留着,我不知道里面有没字,我也不想拆开看,因为我知道,她已经把她的心意全都叠在里面了。这已足够。”

看看,光这拆星星的故事,都赶得上柯景腾与沈佳宜的青葱往事了。柯景腾与沈佳宜的爱情,基本上就是一连串的糗事。我按“糗百”的惯例和原则回想一下自己的学生时代,类似的种种糗事也足够写上几十条了,而与女孩子打交道时更是糗事百出,笑料不断,匿名都不好意思往“糗百”上写了。只是有时在“糗百”上看到类似的事情,便忍不住会心一笑。

我想,绝大多数人都多多少少有过一些“爱情糗事”,但能够把这些糗事拍成电影或写成书的,总归是极少数,凤毛麟角者如九把刀才有这种幸运。2005年,当九把刀写好的小说拿给书中人物原型沈佳仪

看后,她写了一封长信给他:“谢谢你柯景腾,谢谢你写了这样一个故事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的人。”

也许到这时,沈佳仪才真正知道柯景腾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样子,知道当年那场恋情集结了多少糗事。其实,大多数人没有必要遗憾不能将自己的爱情糗事写成小说或拍成电影,他们只需敲敲键盘,把那些回想起来依然让人发笑、发窘的事情晒到“糗百”上,就可以完成了一个心愿。抑或翻看一下“糗百”,就能找到类似的糗事,诸如拆星星、暗恋某人、在女孩面前逞强、为女孩受罚、痴心等候某人等等。

青春之所以可爱,值得回忆和珍惜,往往就是因为它容易出糗,做的时候正儿八经,稍稍一想笑料百出。而等到你没有了糗事,干什么都四平八稳、中规中矩,你就老成持重得失去了青春,只能在看《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和“糗百”时,感叹自己悄然消逝的年华。